

完整再现亚特兰蒂斯东方神话

秘

叶
远 /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天

大

第三部 西 国 崛 起 的 揭 文 明

机

天

西

国

揭

秘

第

三

部

崛

起

的

文

明

机

叶
远 /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机：大西国揭秘. 崛起的文明 / 叶远著. -- 2版
--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158-2036-1

I. ①天… II. ①叶… III. ①世界史 - 古代史 - 文化
史 - 普及读物 IV. ①K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8576号

天机：大西国揭秘
第三部 崛起的文明

作 者：叶 远
出 品 人：徐 潜
策划编辑：魏鸿鸣
责任编辑：林 立 崔红亮
封面设计：周 源
责任审读：胡小英
营销总监：曹 庆
营销推广：王 静 万春生
责任印制：迈致红
出版发行：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8月第2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mm×1020mm 1/16
字 数：300千字
印 张：17.25
书 号：ISBN 978-7-5158-2036-1
定 价：40.00元

服务热线：010-58301130
销售热线：010-58302813
地址邮编：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A座
19-20层，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
问题，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010-58302915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
曹闇，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天问》

内容摘要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这个蓝色地球上，人类史前最伟大的文明。

——亚特兰蒂斯（大西国），其最初的起源时间与起源之地，究竟是在何时以及哪里？

——冬春夏秋，从礼之初到天、地、人，从蛮荒中走来，并曾谱写了人类史前最辉煌篇章的这个太阳文明，在其自身的演化进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又是如何百折不挠、前赴后继、浴火重生的？

——在人类历史的先贤祠与神话世界的万神殿中那些开天辟地，创建这个灿烂文明的不朽先祖们是谁？他（她）们难道只能作为传疑中的人文始祖而始终存在于传说之中？

——这个文明中的母系社会其基本形态是怎样的？其父系社会又是如何替代母系社会的？

——这个崛起于史前，光照千古的文明，是否的确存在，体现其自身的不朽与辉煌的最重要证明与具体的标志是什么？

——“耕者有其田”的伟大理想，是否在上古曾经实现？“四海一家，日月不落”的“大同社会”，在史前的文化印记中是否真的存在？无数的千古之谜，令我们神往又使人们沮丧，谁能解之？谁能考之？唯天是问？唯人是问？九九归一，一切答案尽在亚特兰蒂斯（大西国）的史前真相重见天日，再现辉煌之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礼之初

- 1/1 风雨九千年……/ 004
- 1/2 初升之地……/ 017
- 1/3 “道”的真谛……/ 032



第二章 天一生水

- 2/1 独目开天——黑太阳……/ 053
- 2/2 “原罪”……/ 082
- 2/3 红月亮……/ 101



第三章 第三次辉煌

- 3/1 治水者——九首神龙……/ 125
- 3/2 三界的合一——神农启夏……/ 147
- 3/3 “三苗九黎”的秘密……/ 195
- 3/4 西方的太阳——“万城之城”……/ 218

天机：大西国 揭秘



第一章

礼之初

天地苍茫，时光悠悠。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在那波澜壮阔、永不停息的人类史前文明长河里，所翻滚着的那些绚丽夺目、多姿多彩的无数朵浪花之中，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人，无论是古之先贤还是今之智者，能够做出确切辨认或无瑕指证，其中的那一朵浪花，是由曾经产生于这条滔滔长河源头的最初冰川水滴所形成……

或许正是由于那无休止的时空变换，抹去了人类史前的那些遥远记忆与最初的无数秘密，就使得人类的固有思维一直难以穿过时光隧道，去找到文明之旅那永无尽头，但却绝对是精彩绝伦以及艰苦卓绝的最初一刻，起始之日的辉煌……

对人类而言，颇具讽刺意味的或许是，虽然为人类自己及先祖们所创造的文明，已经进化到开始进入外太空，登上了月球并进而展开了遥远的星际之旅。但对人类自身文明的起源、最初的“创世时间”以及“创世之地”与“祖先文明”概况等一系列疑问与答案的寻找与探究，似乎还依然并始终徘徊在变幻莫测、扑朔迷离的一个个史前神秘的迷蒙之中。

问题还不止于此。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寻找上述命题答案的努力，虽然几千年来一直都未曾停止过，但也许是一个宿命，一个已存在了数千年的魔咒，或许已注定了在现有思维模式与传统理论框架中，无论人们怎么努力，都是始终无法冲破，那些早已失去的遥远记忆所留下的空白而形成的最后怪圈……

路在何方？上穷碧落下黄泉，答案恐怕又只能是一个。这就是大西国，这个被人们所称之为亚特兰蒂斯的神秘国家。只有深入到这个神秘之国，那太阳普照的史前万神世界中，在那五彩缤纷、夺人心魄的历史最深处，人们才能真正寻找到：由久远的记忆所遗留下的，那些偶露峥嵘的冰山之角般的碎片拼图……

1/1 风雨九千年



归根结蒂笔者，任何涉及对史前文明起源的“创世”之谜的探究或寻踪，总是无法绕过或者说是不能回避文明被创造的“最初时间”——这也似乎已被注定成为千古之谜。

尽管如此，但自古以来，有关这个谜题的“终极答案”，似乎被“造物主”有意或无意地保存在了一些最原始且最难以考证的上古神话——即“神”的故事之中。这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恐怕仍是柏拉图的大西国故事。因为在这个举世闻名的神话故事中，人类首创文明——大西国文明的起源时间为9000年前。这应该是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时间讯息，是大西国最伟大的祖先“甫塞东”在蛮荒中开创大西国文明的具体时间。因此，这一标志着文明起源的最初一刻，就被柏拉图定格在了9000年前。但“神创文明”之说本就难以为科学所接受，加上柏拉图这位大哲学家，又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小小的逻辑错误。在他的故事中，同时又将这一时间说成是大西岛被地震与洪水所毁灭的末日来临之时。这就奇怪了，同一个时间概念——9000年前，竟然同时成为了大西国文明的最初与最后一刻的并存。这一逻辑上的荒谬不言而喻（有关大西国文明的最后一刻并不存在以及大西岛的沉没不会发生在9000年前的有关理由，本套书第一部中已经提出，在此就不再赘述）。

尽管柏拉图的说法是神话传说，又有着逻辑上的瑕疵，何况在时间概念上又正巧是一个正整数，故不为世人认可。也许可以说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笔者倒是9000年前的这一说法特别的关注。因为这一说法虽然看似荒诞不经，但却是“言之有据”。虽然这个“据”并不是他自己提出，而是出现在了她的同胞——“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2000多年前所提到的，有关

古埃及曾有341代祭司长祖先的说法中，但似乎可以说两者之间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在本套书第二部中笔者曾提到，人类的每一代若以平均约25年计算，则341代的时间则大致为8525年。考虑到此类测算可能存在的误差因素，则341代的时间与9000年这个数字就极为相近。而这样的相近无疑意义深远。

不过，作如此简单的论证，显然还远远不能说明问题。毕竟人类文明的“起始时间”的论定之证，不能仅仅建立在如此简单的结论表述之上。而事实上，9000年前的这一时间之证还涉及了另一个更为复杂的基础问题，就是对这个9000年前的起源时间的界定。究竟应以何时作其推算的基础时间呢？

（希罗多德说法中亦有这个问题存在）或者可以说得更明确一些，这个为柏拉图所提出的时间概念应该如何起算？即应以何时作起算的时间标准？理由又何在呢？

通常而言，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个出现在大西国故事中的创世时间概念，很可能或者根本就是以故事讲述者柏拉图自己当时所生活的年代（约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为基准上推的9000年做计算依据。这样的话，就应该是距今约11427～11347年。也就是说，若以此计算，大西国文明的起源时间距今约为11000多年前。这一推定，不仅与逻辑不悖，也完全能说得过去。毕竟以笔者自己的生存年代为基准，对过去年代作推算是十分正常之事。况且，距今11000多年前的这个时间可称得上是古老与久远了。

不过，问题还是层出不穷。有一个小小的但却重要的事实，没有被一些认同此说法的人们加以考虑过，也许本是一种忽略。这个事实就是，柏拉图所记述的有关大西国故事中的一切内容，其原始素材的真正出处均源自古埃及神庙文献的记载之中。而在大西国故事的第一位“传播者”，也是真正的讲述者，即梭伦时代的古埃及神庙祭司们。出于事实上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在他们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大西国的故事，讲述给好学的梭伦先生听时，恐怕只能都是照本宣科，或者只是刻板地复述那些久远的时代里所流传下来的神庙文献的有关记载。而对其中所涉及的许多具体内容和复杂的时间概念，恐怕这些后世僧侣们也无法认知与理解。

要知道，那些神庙文献中的有关大西国的故事，是有关当年古老历史的

片段记忆。而且出于对宗教信仰的虔诚，这些与古老的特定宗教文化相关的内容神圣不可侵犯，而后世僧侣们更不可随意更改。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个源自古埃及神庙文献中的神秘的9000年时间概念，就不会也不可能是柏拉图、梭伦，或是那些神庙祭司们以自己当时的生存年代作为依据，而对神庙文献中的记述内容进行了换算后所推出的新的时间概念。我们这样说的前提，还基于一个简单而又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谁（即使是那些古代的智者或智者中的智者），若非生活在当时时代的那些大西国人祖先自己，后人们根本无从了解，也不可能真正熟悉大西国那极为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因此，即使后人有心想作这样的年代换算，恐怕也力不从心。

由此可知，这个神秘的时间与数字，只能是被确定与凝固在神庙文献中的原始说法，而不可能是以柏拉图自己的生活时代为基准，作了换算后再被确定的新产物。

因此完全可以说，大西国文明起源于11000多年前的说法不那么可靠与正确，甚至就是一个错误。然而排除这一说法后，随之而来的疑问是，这一出自神庙文献中的9000年前之说的真正起算时间，又将如何作出合乎逻辑的确定呢？

下面两个思考，也许可以更合乎逻辑地说明问题。

思考一：9000年前的起始时间是以古埃及法老文明的真正建立，即是古埃及法老文明的直接创造者荷露斯，及其追随者来到尼罗河谷的时间为基准。

思考二：9000年前之说原本就出自史前来到尼罗河谷的大西国人（荷露斯及其追随者），他们自大西国本土携带来的那些本就存在于大西国史前历史中的说法。

上述两者的时间起算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前者的时间起始概念为约公元前3100年，这一法老文明的创建时间的界定不仅为许多埃及学研究者所认可，而且可为这一时间作旁证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中美洲的奥梅克文明的起源时间，即美洲金星历（又称“长数历”）上的纪元起始日期——公元前3114年8月13日正好与这一时间可以切合。而以该历法为标志的美洲文明的

最初崛起，恰恰也与古埃及传说中的荷露斯，及其追随者的尼罗河之行中，停留过“扶（桑）岛”不无关系。因此这个约5100年前加上9000年的时间，则应为距今约14100年，这个时间无疑十分久远与古老，而且要比上述以柏拉图生存年代为据所作的“认知”时间（距今11000~12000年）显然还要更早上数千年。

而上述思考二的时间概念或许很难加以界定，但这一时间肯定要比思考一的界定更为久远。因为一个简单的逻辑事实是，思考二若成立，则9000年前的说法显然早就存在或流传在大西国本土的史前历史中，这无疑还要早于大西国文明使者到达尼罗河谷的时间。

因此，两个思考的产生基础，虽然都明示了9000年这个时间概念是由大西国文明使者带到史前的尼罗河谷，再作为神庙文献而流传下来的。但二者的起算依据却并不相同，结论也不一样，这就不奇怪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9000年的时间起算究竟应该以何时为准呢？也就是说，大西国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呢？看来，除了神话与传说之外，好像没有其他更好或者是更直接的依据可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界定。

然而，在笔者漫长而艰难的寻找与思考中，一个直面这一谜题的意外信息却让人感到了柳暗花明。这个信息竟然就来自于一个既非历史学家，亦非考古学者的红衣主教乌舍尔（Bishop Usher）。这位高贵的“上帝仆人”，其实早在数百年前的中世纪时代，就曾振振有词地说，上帝创世的确切时间是在公元前4004年（见《上帝的指纹》），数据竟然还精确到个位数，可见这位红衣主教的底气很足。因为在天主教等宗教界看来，整个世界的最初文明的产生，均源自上帝之手，故而上帝的创世之日就可理解为人类文明的起始之日。但将一个极为重要的千古谜题以如此绝对，如此言之凿凿的语言作如此明确的神学界定，其所凭借的依据却不知从何而来。因此，对这一带有浓厚神学色彩的说法，也就很难为人们所认可。

但细细想来，此说也有令人奇怪与值得思考之处。贵为教皇麾下的高级神职人员，这位红衣主教的这个约6004年时间界定的大胆与勇气，难道就真的只有他的高贵身份与神圣教职，作其坚强的后盾与支撑吗？难道作为中世

纪的天主教文化知识的保存者与传播者，他真的完全在整个世界面前，如此信口雌黄与大言不惭地胡言乱语吗？他又为什么要将创世时间界定在这么一个令人奇怪且不太久远的6004年呢？这个时间概念的提出，完全是他的杜撰还是有着以上古历史信息遗存为凭的所为呢？

而在主教大人提出此说之时，欧洲虽然还处于中世纪，但此时毕竟已非太古的蒙昧未开化时代。若真是他个人随心所欲的杜撰，他为什么不将时间界定得更久远些？那样，不就是更可以无法对证？再说，若真是这位红衣主教的一家之言，似乎并未见当时的整个教会有什么反对或纠错动作。这是否可以说，整个教会的精英阶层对此说也是认同的，或者是有什么共识的。

其实，不仅整个教会都认同此说，甚至连一些非宗教人士的学界精英也认可此说：如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约翰·莱特佛特以及另一位同样大名鼎鼎的《世界史》笔者詹姆斯·厄谢尔就不仅都是这一时间之说的认同者与坚决支持者，甚至他们还要比主教大人走得更远一些。此二位仁兄中的一人提出了：“人类是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早晨9时创造出来的。”而另一位亦毫不逊色，他做的则是将时钟往前拨了15个小时，称其：“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的10月22日晚上6时创造出来的。”（该二说均见《猎户座之谜》）

两个如此精确甚至连小时都被明确提出的时间之说，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瞠目结舌。不过，尽管如此，历史上倒真的不乏这样的先例存在。某些看似荒谬而匪夷所思的说法，其背后倒是的确有可能会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比如，哥伦布当年远航大西洋发现“新大陆”的成功，其实完全源自他始终坚信着此前欧洲，一直流传着一个曾被人们认为是不可信的荒谬说法：即自欧洲向西一直越过大西洋（即西海）就可到达盛产丝绸与香料的产地——中国与印度。而哥伦布这位既是航海家又是冒险家的海军上将先生，亦正是为了寻找去中国与印度的海上航路才扬帆西去，并发现了意料之外的另一个大陆——美洲。但中国与印度不是一直被世界界定为属于东方之地吗？故将中国与印度归于在欧洲西方的说法，就的确颇为荒谬，令人不可理喻。但事实是，中国与印度在欧洲西方之说算不得怎么荒谬。因为，地球其

实是圆的而不是方的，故东亦就是西，反之，西亦可作东。

同样道理，红衣主教的说法的确看似很荒谬，但其中或其背后是否会隐含着某种遗存着的远古信息密码呢？

一个异想天开的数学算式竟然灵光一闪，突地出现在笔者为此而受尽折磨的脑海中，这个算式就是：6000年（即主教所称的上帝创世时间的约6004年，取其整数）+9000年（柏拉图的大西国文明创世之日）=15000年。一个匪夷所思的算式，将两个均未被人们认可的数字相加在一起的数学之和，竟然可以成为破解大西国文明起源这一千古之谜的关键钥匙。因为这个算式的15000年之和，至少与一个事实是有所相符的，神秘的复活节岛，那个南太平洋孤岛上的石人像象征的祖先历史，恰好大致亦正是15000年（相关证明本书第二部中已述）。这样的相符，难道仅仅只是想象与臆测的双重巧合吗？

或许还有两个尽人皆知的事实似乎亦不能不提。其一，天主教中的上帝是男性，所谓创世所指的应是父系社会，而不包括母系社会的更早历史与文化在内。其二，目前已知的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迄今为止约是6000年。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就是，红衣主教所说的上帝（男性之神）创世之日的6004年，是否有可能是依上古的信息遗存为据，而指人类历史上的父系社会的创建时间呢？由此可作延伸的推理则是，人类的整体文明史，是否应该包含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这两个同样伟大而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呢？母系社会的概貌虽不清晰，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母系社会是客观存在过，且其更早于父系社会存在的事实恐怕是不争的。如果柏拉图的大西国文明创建的9000年之说，正是早已失去具体记忆的母系社会的历史存续时间，而红衣主教的6000年之说就是继母系社会而立的父系社会的起始时间，那么上述数学算式的结果之和的15000年，则正好是父系社会加上母系社会的全部人类文明的总和。

纯推理不能完全取代考证，上述的三个时间概念，是否是打开人类文明起源这一太古神秘之门的三把金钥匙，还是要让事实说话。换言之，还是要在大西国文明所遗存的记忆碎片中寻找依据。大西国文明的最初起源是否约在15000年前？大西国的父系社会是否约出现在距今的6000年前？更早的大

西国母系社会的历史是否与9000年有关？这三大谜题的破解不仅考验着太阳子孙们的智慧，更是所有太阳子孙们都不容回避的职责。而冲破重重迷障的努力不仅需要文献依据，更需要考古实证。二者要能合一且互为佐证，否则如此重大命题的解读就不会令人信服。

破除迷障的突破口首先在于一个事实。众所周知，在大西国（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着体现祖先崇拜的修家谱传统。不过所谓的家谱，均是以明确的姓氏家族为其基础的产物。但姓氏毕竟在中国历史上起源较晚（许多古代姓氏实质上是在东周时代始现），所以通过修家谱所能体现的祖先历史并不久远。如在中国知名度最高，亦是最完整的孔夫子家族的历史，大约亦就是2500多年，孔老夫子家族以前的祖先历史亦是不清晰的。因此可以说，姓氏出现后才修的家谱，就不可能真正反映出一个民族祖先们的全部古老历史，亦不可能真正体现出大西国文明的具体起源时间。

尽管如此，笔者所以要提到修家谱的祖先崇拜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与汉族的修家谱不同，在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中有着“修族谱”的文化传统存在。尽管经历了封建时代的中央政府所谓的“改土归流”的文化改造，但在这些民族中倒还遗存着对自己民族祖先历史的某些极为重要的记忆碎片。其最为明显的体现则是彝族传世典籍中有关哎哺氏族祖先历史的传说记载。

对此，易谋远先生在其《彝族史要》中写道：

“各类彝文古籍在论及哎哺氏族时都说经历了漫长的时代，如对哎哺氏族的世系就有多种说法。《西南彝志》叙述哎哺氏族的世系共计360代、从哎哺到希密遮（亦称希慕遮）《彝族源流》记为356代。在其他文书上，关于哎哺氏族的世系还有365代与386代两种说法。”

由于哎哺氏族是被彝族自己所认可的最早民族初祖，同时哎哺又分别是彝族创世神话中，由青、红二气所化成的天与地的两个代称。哎哺既然同时又为青、红二气以及所化的天地之名，则可推知哎哺为最初世祖的说法虽保存在彝族的记忆中，但并不仅仅属于彝族。因为汉族文化中亦有着青、

红二气上浮为天、下沉为地的同样记忆。而且，在古埃及神话中亦有将哎（爱）作为来自文明初始之地朋特的香气予以崇拜的体现（见本书第二部相关内容）。（同时，在彝典中整个哎哺氏族的祖先历史又可分为先后几个不同时代，如：哎哺、尼能、什勺、米靡或尼妳、舍什、姑乌、嫫弥、米靡或靡莫。）

因此，哎与哺又可以同时作为青红二气及所化之天与地的两个特定的最初时代的代称。由此亦可知，所谓的哎哺氏族实际上就是开创了最初的文明起源与进化的所有先祖。

至于彝典中所称的希密遮，是彝族公认的在彝族祖先历史上最早开始实行父子连名制的明确的男性始祖。所谓父子连名制，是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在不用姓氏（或没有姓氏之前）的情况下，长期使用过的一种特定的用来计算父系世代的记名方式，即每一代男性的名字都与他前一代父亲的名字中的部分相同而联结。如彝族第14代男祖先，即“天之子”的“人祖”图姆尼，其父亲的名字为迫勒图，而他自己儿子的名字则为姆尼赤。故图姆尼通过与其父亲名字中后一个字的“图”字成为前后相接的父子连名，他的儿子同样如此。通过父亲名字中的后二个字“姆尼”亦成为前后相连的父子连名。再如姆尼赤的儿子名赤雅索、赤雅索的儿子名索雅德、索雅德的儿子名德喜所、德喜所的儿子名喜所朵……等等均莫不如此（可参阅《彝族史要》一书内容。而与此父子连名制有所相似的文化现象，似乎亦体现在俄罗斯，在俄罗斯人的名字全称中，也包含父亲的名字，这其实亦同样是一种父子连名的形式）。父子连名制的实施，无疑有着深远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以男性的血脉顺延来作架构并规范整个社会的全部生活，也是标志男性正式走上历史大舞台的演出前台。同时标志着母系社会的结束，与男性为社会主导力量的父系时代的开始。而可以对此所作出的一个证明是，在所有的彝族有关创世的典籍中都曾讲到的，在希密遮开始实行父子连名制之前的漫长时代，即从哎哺氏族始祖到希密遮之前的时代里，看不见每一代具体祖先的名字，而只有多少世代的说法。这一事实似乎可以说明，首创父子连名制的男性始祖希密遮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断代分界。也就是说，